

回娘家

□ 王俊丽

对于出嫁的女子来说，回娘家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可每个时期回娘家的情形，却是各不相同的。

四五岁时，我跟姥姥回了趟她的娘家。依稀记得那是一个冬日，好像姥姥的侄子要娶亲了，姥姥高高兴兴地要回娘家。现在推算起来，那时的姥姥也不过五十多岁吧。但在我的记忆中，她似乎一直就是个老太太，全身上下衣服都是黑色。婚庆前一日，姥姥的娘家人来了，赶着一辆牛拉的大轱辘胶皮车。姥姥在胶皮车上放了几堆麦秸作为我们的座椅，又拿了一床被子盖在腿上身上来御寒。牛车一启动，我们的身子不约而同地向后倒去，好在姥姥及时抓住了车的边缘，用手扶了我一把，我才不至于向后跌倒。牛车在冬日的寒冷中慢慢悠悠地走着，不知走了多久，终于到了姥姥的娘家，一家人热情地出来嘘寒问暖，好不热闹。儿时的记忆中，姥姥的娘家不远，但也不是很近。现在有了办法准确测量，才知道姥姥的娘家不过在三十里外的一个

村庄。

七八岁时，经常跟着妈妈回娘家，时间都是农闲的时候。出门前，妈妈会把平日叠得整整齐齐放在衣柜里舍不得穿的的确良白衬衫穿在身上，一双擦得油亮的系带黑色中跟猪皮鞋拿出来穿在脚上。我家离姥姥家有六七十里路，所以母亲算是嫁得比较远的。回娘家时，常常有父亲的陪伴。父亲骑着一辆旧二八式大自行车，前面横梁上坐的是我，后面车座上坐的是母亲。一辆小小的自行车，载着一家三口，在沙石路上走上三小时左右，等到了姥姥家，我常常是坐得腿脚发麻，屁股硌得生疼。若遇上冬日，我的手脚又被冻得生疼。尽管如此，妈妈一说回娘家，我一次也不舍得落下。

我出嫁后，住在县城，周末一有空，我就举家回去看望父母。起初，家里有一辆旧的日本产的80式小轻骑，是丈夫从他父亲手里接手过来的。丈夫骑着这辆小轻骑，带着我们娘俩往返于我家和娘家的路上。小轻骑开得快，再加上离娘家也不远，眨眼功夫就到了。夏天的时

候，骑着小轻骑，清爽凉快。但冬天的时候，弊端就显露出来了，一家三口全身冻得瑟瑟发抖。轻骑扬起的灰尘，落得满身都是。尽管如此，它已是我们出行的最好工具了。

后来，因工作调动，我们住到了市区，离母亲远了。母亲惆怅地说：“本以为把你嫁得近些，能常常见到你。现在倒好，越搬越远了。”我安慰母亲说会经常回来的。之后，我家买了以前想也不敢想的小轿车，高速路上行驶两小时就回了娘家。我笑问母亲：“搬远了也不影响回来看你吧？”母亲乐呵呵地说：“谁能想到，现在生活这么好，人们出行方便多了。开上车，一天打两个来回还绰绰有余！”

是啊，谁能想到，短短三四十年间，生活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三代人的一段回娘家之路，就是中国交通工具变化的一个缩影。现在，不要说相隔几十公里，即便相隔几千里，回娘家也是易如反掌。

往事杂忆

秋天的栾树

□ 张国芳



初秋，去平桥山间，公路两侧种满了栾树。正是栾树开花结果的时节，橙红的果子高高挂在枝头，在绿叶的映衬下，煞是好看。

我知道栾树，还是去年秋季。那次骑电动车出去办事，无意中看到单位前的燕城大道上有一种我不曾见过的树，绿叶、黄花、红果，三色同辉，真是美得不可方物了。后来从网上搜索后才知，这是栾树。

有一天早上去上班，突然发现，车子旁边、草坪上落满了黄色的小花。乍一看，以为是桂花。特地捡起一朵，放到鼻翼下，却没有一点香气。想来也是，若是桂花，何须如此近距离，老远就馨香扑鼻了，况且这四周也没发现有桂花树。索性认真端

详起来，手中的花朵虽小，却有五、六个花瓣，比桂花稍微大了那么一点。这是哪里来的花？我四处搜寻，猛一抬头，突然就看到边上有两棵高大的栾树，枝头开满了黄色的花，一长串一长串，聚集在一起，就成花树了，一些枝头已经结出了红色的果实。更惊喜的是，这几棵栾树居然正对着我家厨房的窗户。我在厨房里洗刷时，抬头就能欣赏到美丽的栾树。上周，我在教孩子们写相关秋天的作文时，还特地提到了它。

一种事物，熟悉了，就处处可见了。蓦然发现，小城街头还有许多栾树，着实吸引人们的眼球。我每天上下班经过的燕鸣路上就种植着栾树。只是，总是要等到秋季树上结出红红的果实，才反应过来。在栾树没有结果

的季节里，我总是忽略了它们，也不记得它们平时的模样。可能也是因为栾树高大的缘故，花果高挂枝头，平常不能仔细观察到花果。那天我特意从地上捡拾一个，细细观赏：果实呈立体的三角形，色泽鲜艳艳丽，不像普通果实，更像是工艺品。

无意中，发现办公楼前面的一片地里竟然也种植有大片的栾树。现在正是秋季，红红的果实高高悬挂枝头，连同远处的南航校园，均成为独特的风景。我总会立于办公室窗前，远远观看，久久凝视……

秋日，许多树木的叶子都开始凋零了，栾树却正值开花结果期，可谓独树一帜。栾树，一年能占十月春，名副其实。唐代诗人罗隐曾写过：“栾公社在怜乡树，潘令花繁贺版舆。”可见，我国在唐代就种植有栾树了。我实在孤陋寡闻，知道得太晚了。

突然发现我们小城有柑子在卖了，一个个绿油油的果实，活泼诱人，勾起了我的好奇心。我眯起一双近视眼凑到小摊上使劲看，想拣出个稍带点黄色的，不料摊主扯着塑料袋就给我装了一袋：“放心，这是早熟蜜柑，甜得很！”

等我意识过来“被骗”时，我已在家中傻愣愣地坐着，嘴里头半片儿柑子将吞未吞，剩下的大柑子少了一块外皮，露出的肉质泛出淡淡黄晕，好看是好看，多么水灵的柑子，可是，它的汁是真的好酸呀！

吃柑子，果然还没到季节。然而，柑子这种水果，只要一上市，始终会赢来万千宠爱。柑子其实很神奇，小小的它，不显山露水，但它的妙处总在不经意间显现。

我有位同事，每年都盼着柑子出来，他出远门，乘车前爱在衣兜里塞一只柑子。旁人不解问道：“你就这么馋柑子？”他笑嘻嘻地双手比划着，左手掌心似托举着柑子状：“跟你们说个妙招，这柑子防晕车。”原来，在车上感到恶心欲吐的时候，他就掏出那只柑子，用右手拇指和食指捏着一处柑子皮挤压，瞬间芬芳四溢，提神醒脑的“喷雾”迎面而来，有什么不适都烟消云散了。

柑子皮的妙用，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它含有丰富的挥发油、橙皮甙、维生素C，那独特的清香味真是天然的舒缓剂，对人体有益。而柑子的果肉呢，中医认为，它能生津止渴，润燥，和胃，利尿，醒酒。主治胸热烦满，口中干渴或酒毒烦热，食少气逆，小便不利等病症，另外柑子叶、核均可入药。

据考，中国柑橘类的栽培，距今至少有2400余年的历史，南宋韩彦直《橘录》刊行于1178年，是世界上第一部柑橘专著。古



柑氏物语

□ 甘婷

人常颂柑橘，我们比较熟悉的得数《九章·橘颂》，这是战国时期楚国伟大诗人屈原的作品。他托物言志，一面歌颂柑橘树的美好，一面实现对自己理想和人格的表白。

柑子其实也很老实，它一旦被我们买回来，就会乖乖地呆在袋子里，任人类将它揉圆搓扁。

姑娘们喜欢用纤纤玉手剥开一只只饱满的柑子，斯斯文文地品尝它们的酸与甜，一瓣，又一瓣。厨子喜欢用柑子的皮和果汁入菜，榨果汁、熬果酱。柑橘类果实那特立独行的风味实在是无与伦比。

不过，当一袋圆溜溜的柑子遇到一位“黑暗料理人”时，它们即将面临的处境可谓一言难尽：我读小学那会儿，有一天去某位女同学家里玩，看到她家的厨房角落里有只巨大的透明玻璃坛子，里面装了满满当当的大胖柑子，它们似乎变成了鱼，遨游在咸咸的海水里。我的同学介绍说，这是她妈妈泡的腌柑子，把柑子搓盐塞进坛子，滴几滴白酒防腐，已经腌制了大半年了。我不由有些好奇那腌柑子尝起来是什么口味，那女同学听罢，撇了撇嘴道：“根本咽不下去！”

柑子是一种好果子，我可以从它们身上探听出许多故事，而且那些故事一直都会很有趣。



山村秋晨

汤青/摄